



专家纵论

全球战略大格局

Global Strategic Structure

——新世纪中国的国际环境

China'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the New Century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时事出版社

全球战略大格局

——新世纪中国的国际环境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著

时事出版社

· 专家纵论 ·

全球战略大格局

——新世纪中国的国际环境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战略大格局：新世纪中国的国际环境/中国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
ISBN 7-80009-609-2

I. 全… II. 中… III. ①国际政治-研究②世界经济-研究 IV. ①D5②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2494 号

本书版权归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有，侵权必究。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 68797590 68797595

传 真：(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时事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125 字数：505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36.50 元

世纪之交的国际战略形势

陆忠伟

(代序)

一、在世纪的门槛上

世纪交替，风云激荡；一切过去都是未来的过去；一切未来都是过去的未来。一方面，在过去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对未来的折射。因为当前国际形势的阴晴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运转半个多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的大变动有关；与国际战略力量格局的变动有关；与国际秩序的新旧交替有关。

另一方面，未来的日子仍将不时重现过去的旧影，没有完全的新，正像没有纯粹的旧，未生未灭，无法割断。对国际战略大格局的展望，应该放在方生方灭的时代背景中来加以观察，即一方面应从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变动轨迹的连续性来展望未来；另一方面需从下世纪将展现的国际战略态势对近期的形势定位。

90年代初期，人们一度曾额手相庆，“再见了冷战”；但十年之后谁曾料想会“再见冷战”阴影，或是进入了一个被称之为“冷和平”的时代。因而，对全球范围的和平与发展而言，这是“失去的十年”。而1999年更是将十年所积聚的矛盾一下子释放出来，以动荡、多事而载入战后国际政治史册。

世纪之交的国际形势与经济环境是在隆隆炮火中变化发展的。在国际政治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主权的践踏、印巴在卡吉尔地区的武装冲突、韩朝黄海的激烈海战、俄罗斯政府对车臣恐怖分子的清剿、东帝汶事件引发的地区动荡，中亚地区

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三股恶势力的猖厥等等，这一系列事件增强了国际形势的火药味，使被视为地缘战略枢纽的欧亚大陆及海权要地的“两洋”（太平洋与大西洋）沿线出现痉挛性动荡。战争虽是局部的，但影响是深远的、全面的，足以影响大国关系、战略态势及未来的安全格局。

另一方面，朝韩首脑的峰会、中印高层会晤、美印关系升温、中日关系趋稳、中俄关系的重新定向，以及中美俄、中美日、中印巴、中印俄等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动，又对国际战略大格局的生成变化产生了新的影响。

世界经济形势在刚刚摆脱席卷亚洲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疾风暴雨般的金融危机之影响后，又直面美国经济超高空长程飞行的“硬着陆”市场风险和国际原油价格剧烈波动的影响。以及围绕金融、贸易体制改革“规则之争”的坎坷。“对冲基金”发起的金融战争，以及北南双方、“北部”各方在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幕前幕后的较量，令人感到了“国民经济终结”这一课题的严峻。有人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但韩国大宇集团的解体及最近台湾岛内经济的疲态与股市动荡，则显示出经济结构与体制改革的困难与复杂。经济安全与格局变化始终是国家大安全范畴与国际战略格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告别”冷战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发现本世纪最后几年的两场“战争”——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国际投机资本对亚洲发动的金融战争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的高科技信息战，揭示了下世纪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的新内涵，即不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军事领域，战争手段在向专业化、知识化和信息化发展，工业时代的武器无法打赢信息时代的战争；工业时代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也无法与高科技结构相抗衡。军事斗争结果的“零伤亡”与国民经济的“瘫痪”；经济斗争结局的变相“割让”，亦即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兼并及金融货币主权的弱化，凸显出跨世纪国力大竞

争的形式、手段已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高科技与金融现代化将是一个国家跨世纪的两轮。一个政治大国必须是经济大国；一个经济大国必须是金融大国、科技大国。

与此同时，与这两场战争“一莲托生”的则是西方新社会思潮的泛起。从“文明冲突论”到“第三条道路”；“从主权有限论”到“新干涉主义”，从“北约新战略概念”的出台到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的定调，这标志着西方国家已初步为下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建立了一套理论。其特点是以人权、人道、人性、人的安全为包装，为发达国家武装干预别国内政或攻击弱国经济找借口。因为弱小国家是不可能以同样的理由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指手画脚的。与上述两场战争不同的是，以上西方社会思潮的产物，则是发展中国家、弱小国家的“流血战争”；车臣战争是流血的；科索沃平民是流血的；巴以冲突是流血的；由此，人们已感受到西方文明的阵阵寒意。

国际安全莫基于国家安全，国家安全莫基于人的安全等新思潮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实践，即是在“人权高于主权”及“市场优于国家”等思潮影响之下，西方对南斯拉夫联盟的军事干预，及1997金融风暴受灾国对经济主权的部分让渡。这两种现象已经成为目前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焦点、热点。今天，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在思考着如何跨越这一千年一遇的“世纪门槛”的问题。因为即将来临的世纪将给这些国家的生存方式亦即国家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

基于这种观点来对今后的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定位的话，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这预示着下世纪国际关系的复杂及国际斗争的尖锐；国际社会仍然处在一个“冷和平”、高风险的安全环境之中，尽管形势是相对缓和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但“和平红利”仍未到手，人类还远未告别“冷战”。

二、战略力量对比与大国兴衰

透过现象看实质，两场战争的深层起因在于国际战略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冷战之后，鉴于苏联的解体及东欧集团的易帜，以及随之而产生的“两极结构”的消亡，群雄竞起的局势，国际力量对比“一超多强”的态势为多数人所认同。科索沃战争爆发后不久，有观点鉴于国际战略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的“一头沉”现象而认为，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已从“一超多强”逆转为“一超”格局，“多极化”仅仅是一种理想。但若在国力对比之外，综合诸强的国家发展战略、国策思想、国运盛衰等多方面的因素，从国势发展的“运动”过程看，可以说，“一超多强”的国际战略格局没有变。当然，这种格局观、力量观又有了新内涵：这不是一个诸强平起平坐的均势格局；相反，“一超”的力量更强了，霸气更足了，攻势更猛烈了。在大国关系格局之中，这种群雄逐鹿的高低格差显而易见。

作为“一超”的美国，能在冷战后十年内重振雄风，基础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1) 经过结构重组，产业、贸易结构实现了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且得益于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及庞大的内部市场，因而能维持长达 115 个月的经济增长，经济规模达 8 万亿美元之巨，实现了年均约 3% 的增长速度，这种经济增长流量的积淀，转化为巨大的国力存量；并消灭了财政赤字。美国因此在世界经济中起着商品吸收器、金融变压器与技术增高器的作用。这是欧日等发达国家望尘莫及的。

(2) 关于国际贸易、金融规则的“解释权”更大了，工具更多了。从西雅图“世贸”组织会议的经过看，美国是要将环保、劳

工标准等塞进经贸活动的规则中，即所谓使世界经济“人性化”，如经济增长方式、军事实力与手握规则这三项要素所构成的综合国力。美军、美元、美援将使这个“超级大国”在下世纪初仍能保持战略优势。但这并非说“一超”的战略优势是绝对不变的。鉴于日、俄、欧等诸强国势上升的趋势仍然存在，从而构成了超强并存、连横合纵的格局。以至于有人说“一超”的优势是相对的，强强分合是“永恒”的。

至于日、俄在新世纪能否上升为名符其实的一极（polar）的命题，实际上是对一个国家战略力量的评估，这需要考察一些基本因素。概言之，它包括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文化魅力与军事实力。以前苏联为例，其之所以成为“两超之一”，是因为苏是“十月革命”的故乡，文化辐射力较强及拥有一支无远不屈的战略军事力量。

从日本看，80年代后期，鉴于当时日本经济咄咄逼人的上扬势头，不少观点认为：日本在西方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及经济全球化倾向中将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极”，加上日本对本国文化的弘扬，以及导致日本经济“赶超”成功的经济体制被世界银行提高到“东亚模式”的高度，从而使日本在世界中的地位飞速上升。但军事地位与政治待遇的低档次（联合国的敌国条款与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决定了当时的日本只是一个“政治小国”，离“极”还有几级台阶要走。当时，也有人预测，若日本小步快跑，加大政治与战略投入，有可能在本世纪末跃居“极”的宝座。

但90年代伊始，泡沫经济的崩溃及1997年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使日本自命不凡的“东亚经济模式”破绽百出，日本经济体制的耐用年数达到了极限；同时，整个90年代，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与美国经济增长前百月截然相反，从而使构成“极”的三大要素在日本不复存在。但日本正处在向“极”发展的过程，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发展势头。今后，在军事、安全等方面，日本将

“联美入亚”、“借船出海”，借机突破宪法钳制，同美国的军事力量或战略作用汇总起来，亲美而不从美，力图起到“极”的作用；在经济上，通过结构重组、企业兼并、加大科技投入、开发拳头产品及日元国际化，与美欧争高低；在经济体制上，放宽限制，发挥本国传统文化优势，建设新一代日本模式，为亚洲国家的经济改革提供活教材。因而从潜在趋势说，它要上升为“极”的倾向是很明显的。

世纪之交俄罗斯的国家走向较为清晰地反映在叶利钦辞职所标志的俄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及普京总统的国策思想所显示的新航向中。2000 年新春伊始，在普京发表的论文《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不乏“否定之否定”的含义，亦即俄罗斯在付出了高昂的“全盘西化”的学费后，找到了新世纪国家发展的方向。如果普京把其国策思想付诸实施的话，把它称之为俄罗斯的“第三次远航”亦不为过言。今后不论谁当选总统，俄罗斯的国家走向都不会变得太离谱。因为俄在经过左右急剧摇摆之后，思定、思稳、思强亦成为民族主旋律，富民强国、维稳促统将是治国之道的主题词。

从以上对国际战略力量对比的分析看，今后五到十年将是一个复杂、多变的重要时期。“一超”与“多强”之间、强与强之间，利益交织、矛盾复杂、聚合离散、纵横捭阖，力量方程不断变化，“多极化”将是一个长期、复杂、曲折的过程。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中的问题不是由单一因素而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因此对于未来国际形势的趋向，不仅要注意美国这个“一超”的战略动向，同时也必须注意民族、宗教、经济、能源、地缘战略、国际军控与裁军等各个领域内的问题，但不能否认，很多问题都是与美国有关。展望新世纪，人类仍然不能不把一些危害国际安全的消极因素带进 21 世纪。

（一）围绕着欧亚大陆与“两洋”的地缘政治与经济争夺将更

趋激烈。北约东扩与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是美国在欧亚大陆的两条战略锚链。尤其在亚太地区，美国以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为轴心，与日本、韩国结成军事同盟关系，造成军事实力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建成一条军事锁链。相比之下，中、俄、印的关系只是一条“虚线”。因为这是一种建立在军事实力“个体所有制”基础之上的非同盟关系，与美日、美韩在安全领域的“实心”合作关系相比，基本是一条虚线。在东西两端得手之后，美国势将填补中亚与外高加索地区的真空，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这种地缘战略扩张有浓重的能源战略的投影。里海的石油开发及其输油管道的铺设，对美国来讲，是制定对外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地缘扩张与海外油源两大战略问题，为此将影响到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并引起一连串复杂反应。

玩弄人权至上、宗教自由与民族自决的把戏，将是美国的惯用手法。这会在该地区埋下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与分裂主义的祸根，1999年发生在中亚地区的一系列恐怖事件只是前兆。中国、俄罗斯与中亚等国为维护领土完整、国家主权、民族团结及社会稳定，将加大维稳、反霸、打邪力度。

（二）围绕国际关系的组合，“单极”与“多极”的矛盾或冲突将愈益激化，从而推动国际关系的新一轮调整。美国在力量上的“一超”地位决定了它必然要建立单极世界，而诸强力量的分散则决定了只有横向“合力”才能图存。十年来，美国通过打伊拉克而控制了中东；出兵科索沃而影响巴尔干；威慑朝鲜而扩大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显然，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具备作为“一超”的实力地位，对局势影响很大，诸强还未有能接替美国的力量。

另一方面，诸强鉴于自身利益，以及国际格局中互相依赖性的增强，决定了诸强会在谋求力量均势的“多极”思维指导之下，调整对外政策。其中，中、印、俄、法的战略歧见较小，是“多极化”进程的

主要促进力量。日、德、英等国既有连横的意图,但也有联美借力、提升本国战略地位的谋划,从而使大国关系调整更为复杂微妙,各国的外交面孔将不时出现“微笑”与“愤怒”交替的表情:俄罗斯的“双头鹰”战略;日本的“联美入亚”战略即为其例。对美关系是诸强外交的主线,调整余地有限,还将有起伏,中、日、俄、印、法、德等国的关系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三) 围绕跨世纪国际秩序的建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较量将越来越激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秩序的建立上握有两张牌。一是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打“人权牌”,特别是在地缘战略要地,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幌子,推行“新干涉主义”,企图突破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另一是在国际经济生活中打“人性牌”,特别是在与彼竞争激烈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中,以所谓的劳工、环保标准为由,卡住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生命线”,为发达国家具绝对优势的资本与商品输出铺路。

(四) 围绕着全球战略平衡,军事斗争将进入一个重要关头,国际裁军进程直面“安乐死”的危险。冷战结束十年来,各国在国际安全领域有关军控、裁军的斗争十分尖锐。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共同的价值观、安全观,竭尽全力防止新的核武器与导弹拥有国的出现,到处推动别国加入“核不扩散条约”(NPT)、“导弹及其技术控制条约”(MTCR),以及签署“核禁试”(CTBT)条约。另一方面,近年又鼓吹建立“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与“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其目的是要在自己已经握有战略长矛的绝对优势之下,再加固战略盾牌,建立自身的绝对安全,这势将刺激全球范围的军备竞赛,破坏国际安全的基石于战略力量平衡,从而断送全球军控与裁军进程。今后八年将是关乎“剑”与“犁”孰重孰轻的重要年份。

(五) 围绕发展中国家的争夺将加剧,各大国将出台各有特色的“南方外交战略”。展望新世纪初叶,大国关系在进行深层次调

整的同时，将出现从强强或超强关系向边缘，亦即发展中国家的外交转折，亚洲、非洲、拉美在美、日、德、法外交中的分量将相对加重。

三、国际经济与“超”“强”角逐

90年代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及其国际经济地位上升的10年。同时也是日本经济受“复合型危机”折磨而在萧条隧道中爬行的10年。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后，整个世界经济除美国外，基本上受通货紧缩的低压脊所控制。目前，世界经济渐次在调整中出现复苏，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已得到了基本控制。

“世纪号”世界经济列车已经接近萧条隧道的洞口，“亮点”在不断地增多。据世界银行预测，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从1999年的2.6%缓升为2.9%。其中，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为0.9%；美国为2.8%；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将明显加快，从1999年的2.7%升为4.2%；日美欧主要7国的平均增长率将从2.6%降至2.4%。世界经济在调整中渐次复苏是可以肯定的，但另一方面，又不能保证从此将进入新一轮高涨。因为世界经济仍面临诸多威胁或不稳定因素，概言之，主要指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股价居高不下，高处不胜寒，前景不定。据专家分析，目前的股指含有较大水分，何时“脱水甩干”是国际金融界密切关注的问题。2000年是美国大选年，一般认为克林顿总统或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不至于采取令股市动荡的金融政策，最多是稍加微调，力争使美国经济“软着陆”。但问题在于，诸如石油价格等通货膨胀因素已渐露头，若内有虚火、外感风寒、因利率调整而引发股市滑坡的话，美国经济难保无恙。美国经济一感冒，别国就有感染肺炎的危险。

其次，若美国经济掉下去，日本经济又起不来，世界经济将因此而受巨大冲击。日本经济止跌复苏，主要靠财政的“十全大补”，景气复苏的物质基础——企业设备投资并未出现应有的增长；占国民经济总支出大头的个人消费亦受就业前景不明的影响而疲软。同时，受景气好转的表象所刺激，日元对美元汇率则呈现攀升的势头，对日本的出口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有将景气复苏扼杀在萌芽中的危险。此外，日本金融界为突出重围，实施“大爆炸”，银行业进入“战国时代”，强存弱汰，引发阵阵动荡，反映在景气波动上，短期内无疑将弱化消费与投资心理。

世纪之交，与世界经济走势同样受到关注的还有西方经济诸强之间愈演愈烈的新一轮经济角逐。如果说20世纪西方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角逐主要集中于商品贸易领域的话，21世纪则将在金融领域全面展开。金融是一种战略权力。从国家角度而言，战争为政治服务，金融也为政治服务，亦即为国家服务。金融权力与国势消长有很密切的关系。特别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非常重视金融权力，金融权力在美国国势消长的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

从90年代末以来的几场国际金融危机看，金融权力的争夺，表面上是“资金现象”，实质则是市场对一个国家经济实力或金融权力的评价，谁掌握了金融权利，谁就控制了世界经济。90年代以来，美国之所以能吸引巨额资金，即是因为美国资本、金融市场的容量大，利率高。换言之，美国得益于发达的金融产业，成为国际金融大动脉，发挥了金融变压器的作用。

与美国相比，日本仍然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落后免不了挨打。亚洲金融危机、金融大爆炸、跨世纪全球金融大竞争等客观形势的变化，加剧了日本金融界的危机感，故而加大了金融改革的力度，以及经营金融腹地、争夺金融权力的战略意识，从而拉开了影响深远的金融“现代化”帷幕。

为迎接日趋逼近的大竞争，日本金融界开始新一轮大改组，组建超级金融集团，以与美欧金融资本抗衡。众所周知，战后日本金融行政史，就是一部弱肉强食的金融机构重组史。日本各大银行的名称形象地反映了这种改组过程。“东京三菱银行”是由“东京”与“三菱”两大银行合并而成；“樱花银行”前身的“太阳神户三井银行”则是由“太阳”、“神户”和“三井”三家银行合并组成，因嫌名称太长而简化为“樱花”。

前不久，日本银行业的三巨头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已经达成协议，计划于2000年秋天全面缔结合作关系，共同成立一家全球最大规模的金融持股公司。据估算，这三家银行的总资产高达141万亿日元，进入全球银行五强，约为德意志银行集团、法国国民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瑞士UBS的1.4—2倍。日本财界把这条新“战列舰”的下水提升到关乎下世纪金融权力盛衰的高度，认为这是“经济再生的起爆剂”与“金融大竞争重要砝码”。可见，一场全球金融大角逐正在渐渐逼近。

谨以此书来纪念建所二十周年；感谢离退休专家的辛勤耕耘；感谢全所同事的精诚合作；感谢国内学术界同仁鼎力支持。

二〇〇〇年十月一日

目 录

世纪之交的国际战略形势（代序）	……	陆忠伟	（ 1 ）
-----------------	----	-----	-------

第一篇 大国战略

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评估	
--------------	--

.....	课题组	（ 3 ）
-------	-----	-------

美国新世纪的全球战略与中国	
---------------	--

.....	傅梦孜	张敏谦	袁 鹏	（ 34 ）
-------	-----	-----	-----	--------

普京振兴俄罗斯的战略及其影响	
----------------	--

.....	李志业	王邴久	刘桂玲	蒋 莉	（ 61 ）
-------	-----	-----	-----	-----	--------

欧洲一体化进程及其影响	
-------------	--

.....	冯仲平	洪建军	孙恪勤	（ 90 ）
-------	-----	-----	-----	--------

新世纪日本外交战略的调整	
--------------	--

.....	徐之先	马俊威	（ 109 ）
-------	-----	-----	---------

未来 5—10 年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与对外战略	
-------------------------	--

.....	王在邦	方 华	（ 130 ）
-------	-----	-----	---------

第二篇 世界发展

21 世纪初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姜晓燕 (159)
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趋势	陈凤英 (179)
欧元与未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孙晓青 (211)
全球企业购并潮与国际竞争	申义怀 (236)
中东欧转型经济的现状与前景 沈碧莲 杨 芳 马晴燕 李 俊	(265)
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走向 徐伟忠 吴洪英	(287)
我国“十五”计划期间的国际经济环境 周荣坤 苑春强	(310)

第三篇 国际安全

国际军控与裁军的现状及趋势 吴兴佐 欧阳立平	(337)
军事因素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 杨明杰 高 颖	(356)
中国面临的亚太安全环境	何 作 (376)
未来 5—10 年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与中国的地缘战略 林利民	(399)
联合国的前途与国际新秩序	邱桂荣 (429)